

德·席勒著

華倫斯太

郭沫若譯

康 文 界 世

太 斯 倫 華

譯 若 沫 郭 著 勒 席 • 德



店 書 活 生

版權所有・三十六年四月勝利後第一版・(102) S. 0001-1500

華倫斯太 W A L L E N S T E I N

著者 F. Schiller

譯者 郭沫若

發行人 徐伯昕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發行所 生活書店

重慶・星加坡

特約經售處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費運郵加酌準外★角伍圓玖幣國假定本基・



席 勒 像

Friedrich von Schiller

(A. Graff 作)

目次

第一部 華倫斯太之陣營·····	一
第二部 皮柯樂米尼父子·····	三九
第三部 華倫斯太之死·····	一〇五
* 譯完了華倫斯太之後·····	二一五

序曲

一七九八年十月於隈馬劇場再開時所表白。

諸譚而莊嚴的優孟衣冠，
諸公愛假以如意的耳和眼，
愛授以愷悌和易的性靈，
又從新把我們聚集此間。
看呵！此堂的輪奐重新，
藝術飾之成肅爽的廟宇，
更有和諧而崇高的精神，
從這華貴的柱列間傳語，
使我們的心地感覺莊矜。

但這依然是往日的舞台，
數多年少的力量之搖籃，
數多日新的材能之馳道。

我們也依然是舊人，曾以熱情和摯意在當場獻伎。有一高超的大師曾此登台，發揮其創造的天才，在其藝術的極致中使人陶醉。呵！願這座重新輪奐，把超等的名優導引了來，使我們多年所懷的祈願，能够實現到充分的美滿，產出偉大的典型喚起追隨，對於批評給以更高的軌範。就這樣讓這圓場，這新的梨園，爲完成了的才能作爲左券。在這兒有精粹的觀客滿場，對於藝術之魅力異常敏感，以敏捷的心把握着神髓，於其最最縹緲的表現之間，除此外尙有何處更好用武。

● 此指十八世紀的名優伊其朗德 (Imland)，1796年與1798年曾出演於隈島劇場云。

更好使往日的令譽重見新鮮？

雕刻刀之造像，詩人之辭令，雖過千秋萬紀也依然如生，而優孟登場，這靈妙的演技，却於一瞬之間便縹無蹤影。在這兒妙技隨演員而長逝，俄頃的迅速的創造消失得如耳鼓中所輟滅了的聲響，而其令聞也毫無持續之方。還演技是難，而其報酬易散，對於演技者後世不贈以花環，因此他必須顧惜着他的目前，他所有的這一瞬間要毫不虛費，他必須把並世的人堅牢地把握，要在至高與至善者的心境中建築起一座有生命的紀念碑。那樣他便保障了他的聲名之不墜。因為凡於當代盡了至善的人，倘是千秋不滅而萬古常新。

它列雅●的藝術在本場今日開演，

這個新的紀元也要使詩人勇敢，

拋棄了舊有的陳套，把諸位觀客

從那市井生活的狹隘的塵寰

引來領略着更加崇高的狀觀。

我們努力着在此呈獻着技能，

和這時會之高華的一瞬相趁。

因為只有偉大的現實纔能够

掀翻得人性之深部澈底連根，

在狹隘的環境中使精神狹隘，

人要有更大的目的纔能大成。

目前在這嚴重的世紀之末葉，

在這兒連實事也成爲了創造，

在這兒我們明白地親眼看見

更強力的男子們在爭一個錦標，●

● Thalia司戲劇的女神，繆士女神之一。

● 指法蘭西大革命。

在爲着人類之偉大的問題，

在爲着支配與自由之能得到——

今日的藝術在她的幻境舞台

也要嘗試更高的飛翔，而且必要，
不然，她會落得人生的舞台見笑。

我們在這些時日間親眼看來

那古來的堅牢的形式是在崩壞，

那形式曾給予了歐羅巴的諸國

以一百五十年間的歡娛的平和，

是多難的卅年戰爭之高價的結果。

詩人的幻想要把那暗淡時代

爲當座的諸公重新帶來，

在目前我們要痛定思痛，

在未來要見到希望的花開。

我們的詩人如今要把諸位安放

在那戰役之中。荒廢，奪掠，

悲慘之十六年已經經過，

世界在淒涼的民衆中依然擾攘，

平和之希望沒現出絲毫的微光。
全國都是悲笳刁斗的戰場，
都市蕭條，城堡化為灰燼，
職業和工藝區域掃地無存，
人民無事可爲，萬般只有武弁，
沒忌憚的厚顏無恥嘲笑義廉，
無賴之徒屯集在駐兵之地，
於長久的爭戰中已荒謬得滔天。

在這暗淡的時代背景上描畫着
一件有勇無謀的暴舉，

和一位旁若無人的武人。

你們是知道他的——這點起狼煙者，

這戰陣之神，這國土之鞭荆，

這位皇帝之干城而又其憂患，

這位幸運之冒險的兒子，

他乘着風雲之際會而抬頭，

迅速地登上了榮譽之最高的階段，

而不知滿足地得隴望蜀，

終竟成爲了難馴的野望之犧牲。

爲黨派之愛憎所淆亂着
他的性格在歷史上苦無定準；
但現在藝術要在諸公之眼前，
也要在諸公之心上，把他活現。
因爲藝術是裁成一切的，
任何絕端她都返之自然，
她是在世運之強迫中看人，
她把他的罪惡之一大半
歸之於不幸的星躔。

今天在本舞台上將要出現的，
也並不是他。但在他的命令所駕御，
他的精神所貫注的，勇猛的軍勢中，
他的面影將要與諸公相遇，
直到慎重的詩神不再躊躇
要把他活現在諸公的眼前；
因爲把他迷惘了的是他的武力，
他的陣營正好闡明他的罪愆。

因此要請寬恕詩人，縱使他

不會火速地一步昇天，

把這大題材只於一聯的畫卷
展開來供諸諸公的賞鑒。

今日的演劇要得到諸公的心
和耳，爲這未曾慣習的調音，
它將要把你們引回那個時代，
引到那座異樣的戰爭的舞台，
我們的主人公將以其行狀
瞬即把那舞台充滿起來。

假如今日的詩神繆士●

舞蹈與唱歌之自由的女神，

又要謙沖地主張她的

舊時德意志的權利，韻文——

請諸公別要加以責懲！

實則多謝吧，她把模糊的事影

● Muse 希臘神話中職司藝術、文學、科學之女神，共九人。此處所指者 Clio (司敘事詩) Euterpe (司音樂) Melpomene (司悲劇) Terpsichore (司舞蹈) 諸神。

申演進藝術之歡娛的樂邦，
把自己所造成的虛幻又適當地
自行破除，而不肯換柱改椽——
欺瞞地讓真實被其虛影換上；
人生是嚴肅，藝術是瀟爽。

人物

排長

號手

砲手

狙擊兵數人、

霍爾克軍的獵騎兵二人、

布屈勒軍的龍騎兵、

枝銃兵數人、梯芬巴赫聯隊所屬、

鎧騎兵、華龍

鎧騎兵、隆巴德、
聯隊所屬、

克羅斯特兵數人、

槍騎兵數人、

新兵、

市民、

農民、

農童、

克普欣派的牧師、

隊上教師、

酒店主婦、

女酒保、

隊上青年數人、

吹荷波（木笛）者數人、

在培門國皮爾仁市外。

第一場

酒店的天幕，在其前有雜貨店與古物店。各種服色和徽章的兵士們簇擁着，食桌都是坐滿了的。克羅亞特兵與槍騎兵各數人圍着炭火烤食物，主婦送着酒，隊上青年數人在一隻軍鼓上擲骰子，天幕中有人唱歌。

農民一人及其子登場。

農童 爹爹，那會弄糟糕的啦，我們不要去惹那些丘八老。他們是難纏的家伙啦；他們要不傷害我們才好。

農夫 什麼呵！他們總不會把我們吃了，就算他們要稍稍動點武。你不曉得嗎？有新來的人在裏面混着，是才從熱爾河與埋茵河來的，帶了捕獲品來，都是頂頂稀奇的東道！我們只要弄得狡猾一點，那便是我們的了。別人家殺死了的一位隊長，他給我留下了一對滿好的骰子。這東西我今天要嘗試一下，看它們還有沒往常的利市。你呢總要裝得個怪可憐的樣子，那他們於你是會滿愜意而隨便來些。他們是高興慷慨而樂得發獎，有錢到手便揮霍如流。他們取我們的用升，我們取還時是用斗。他們假如亂來要用劍斫，那我們就要高興一點給他們一躲閃。

（天幕中有歌聲和笑聲）

鬧得真是受人受！東西都是從我們老百姓身上取來，這一羣人在我們的屋子和馬房裏已經鬧了八個月之久，周圍鄰近的四鄉四野，都再找不着一隻飛禽，一條走獸，我們是餓得來要咬自己的骨頭。就是撒克遜人稱霸的時代，都沒有過這樣的慘苦。

媽的，這還是皇家的隊伍！

農董 爹爹，廚房裏有兩三個人走來，好像也沒有多的東西。

農民 都是些老鄉，到地的培門拐子，迭爾次克的銃騎兵聯隊，在這兒已經創了很久的日子。最壞的要算是裝模做樣，挺起一個胸膛，和我們老百姓也像要來對飲一樣。但是那邊我看見有三位狙擊兵，在左手圍着炭火坐着，那看來是鉄羅爾人。奄默里胥，你來！我們去張羅他們一下，都是些愛講話的樂天家，穿着既漂亮而且也有幾個大。

（走向天幕去。）

第二場

前人。排長。號手。槍騎兵。

號手 種莊稼的人到這兒做麼者？髒頭髒腦的，滾開！

農民 慷慨的副爺，給點飲食來！今天我們還沒見過熱食。

號手 什麼，總是要吃要喝？

槍騎兵（舉起一杯酒）還沒吃早飯喝啦！你這亡八蛋！

（把農夫引向天幕去；餘二人走向前方來。）

排長（對着號手）你覺得怎樣，今天會毫無理由地給了我們雙餉，只是讓我們在這兒鬧嚷？

號手 今天公爵夫人到了，帶着小姐同來。

排長 那只是表面上的藉口。從別的地方集中到皮爾仁的軍隊，我們立刻要用好酒和好菜來籠牢，那樣他們便立地滿足起來，緊緊地和我們聯在一道。